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二十一

東莞 陳建 輯

聖湖 高汝棻 參

高鳳者校
于岱

李文達于肅毅丘丈莊皆陳軍戰之利敵前代多行用也利勝者不聞一衛青如馬陸平涼州未超百却魏者草飲走楊大眼唐哥舒翰馬姓宋魏

壬申景泰三年春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固邀我使往報居言路者以爲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使執政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待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而令廷臣共議備邊良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換牌只能避箭不能拒馬今

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

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

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

其人可行也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

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

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

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

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

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詔各處

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

爲民任咎
非實心救
世者不能

堪授職任之士，隱于民間，及官員能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以右僉都御史李乘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乘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餉克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乘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穰例。乘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以乘爲能。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

中葉盛爲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宜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又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學士商輅上言邊外田地極廣。因在京功臣等官。各處鎮守總兵叅將。并諸指揮等官。將附近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閑田。

且新且守
古人如樂

趙充國語

葛亮晉軍

積昔行之

備後其常

于此省國
家轉輸之
費不知幾
少

地占爲已業軍士無可耕之地今日守邊之要莫善興
復屯田之制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克實雖領府庫
之財竭生民之力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五月初二詔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
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太子皇太子爲沂王

易儲
出陳循筆

次子見清爲樂王見淳爲許王命廷臣俱兼官僚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
喚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
感惠遂以太子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瑯庚兄
黃玘以捍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玘欲奪嫡陰謀使

下婚上上
亦婚下有
上下交征
之意

南端之鍾
已麻子
之節身
之末益滋
科神之
王直不知
魂死陳

人殺瑯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宗總兵都督僉事武毅
發玠情罪致獄當死玠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
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上大書
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草詔已
與衆將覆奏署名王直于謙相顧有難色循持筆作半
跪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苟直以爲不可者勿
署名毋得首尾持兩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
中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聽奏上憲廟出出就沂邸
而見濟立于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
之論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

竟自草詔
君子不能

無議矣

名位之隆

一至于此

字直和宗
而嘆良心
不死

此得魏徵
林氏之對
相以

出一營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陞詹事府丞
聽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玆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
都督殺降黜崇致仕及上皇復位玆飲藥死斲棺鞭
屍于政等皆伏誅○上旣冊懷愍爲太子尚書楊翁以
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
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爲翁無以應○初上欲易
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
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爲之默然○命侍郎李
貞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
廉官之不職者

梁瑤一作
梁瑤

洪英儒雅君子往浙江考察爲黜者妄疏朝廷不察
竟令致仕及觀實行妄作者飽載而還反無是非之
辨不知此又何也考察庶官在命使而所以考察命
使在朝廷公道不明如此

苗寇稍寧召總兵官保定伯梁瑤提督右都御史王來
回京○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事時廣東西
寇賊接據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卽討捕故命翱總督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
文入內閣叅預機務尋改文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癸酉景泰四年春正月北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併
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朝廷欲答
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之禮部郎中章綸言可

也先弒主
也先

何文淵守

溫康都察

依一郡大

治今科道

交章覈錄

不有初耶

徵傳錄云

徵人徵官

後半載要

繫

綱在吏部

銓注抑弊

就杜請記

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則非儀。武止稱太師，又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為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以王翺為吏部尚書，時尚書缺。上命舉可稱任者，練剛率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標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擇而用之。上命召翺為吏部尚書。○增定各鄉試取士額類，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至正統三年，及景泰

鄭林進軒
缺破蚩尤
陣法

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
定焉順天應天及各省增額有差○改各處鎮守侍郎
爲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侍郎爲巡按御史不相統
屬難于行事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故也○命兵科給
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
之陣敘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
有過于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之胡
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卽所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
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
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

趙宗盛語
內以不釋

吳起以下莫能知之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道甲有九星關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共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

林漢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國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致死劫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專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

政正統後
司燈監用
事而後野
否分矣若

阮安者內
壁中鐘

者耶
徐有貞即

徐有貞名
也有貞即

南遷之議
為太監金

英所郵送
懷恨殊因

以玉帶就
子陳昭前

曰汝當王
名無使內

實有知處
朝廷志前

安交陸人為人所苦介謀善謀尤長于工作之事
其修營北京城池尤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
宇及治塞場計
驛館犬者功驗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先是河溢榮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
兗州府冰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
海會通河逆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
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
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上遂擢用
之河以決故溜有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
而治河辛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

源也述也

是名

武功段地

行水作九

經閣以湖

水勢浩漚

渠凡四百

餘里歷三

載而功成

是一作手

源遂踰濟汶至衛止。循大河道。濮范還塢。工而前。所遣
卒亦依期至。乃爲治水。開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
行九里。至濮陽灤。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
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于白嶺灣。又三
里。至李峯。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
至大漕潭。乃踰范。既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
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
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果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
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
袤至萬丈。捷以水門。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

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
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性平。滑。滑。渠。至。數。百。里。復。建
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穆。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
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
平水道。以底于成功。功成。進。副。都。御。史。

初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水石則若無者。而怪之。一
居山中。有道術。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
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
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錄能融珠。乃錄
鐵數萬斤。沉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

上命中允倪謙呂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

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講詩國風。臣講書堯典。

以年日念
是變地宜
大雁山崩
小波非但
均害恒陰
凡

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原對臣右中允兼侍讀。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跼踖？乃爾。二人頓首對曰：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

甲戌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人以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為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皇太子見濟夢，益懷獻。

四月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

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大

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見，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卽中

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

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

卽日罷行。先是虜酋也先弒其主，併其衆，浩請乘虜使

未還，出其不意，調遣東陝西諸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

名震京師。○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應詔陳言，大意謂

晉張太后
好佛嘗幸
勿德寺二
宿乃返宮
駁別寮皆
其王撤以
后妃進幸
佛寺非盛
其也宮位
物一堂焉

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于
南官仍令羣臣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曰上
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
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
之心言辭懇切人所難言疏上不報○太學生西安
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爲壯麗車
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
梁武帝足墜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葺寺院悉行拆毀
用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行自正統至
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于

金字藏經
五泉西秀

自是太后
不復幸宮
時名臣內
多使宦者
爲此可嘆

此皆家庭
骨肉之事
皆外庭言
之內庭又
怨之乎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景皇帝

九

世焉。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懷獻太子憂
人心危懼御史鍾同每獨坐深恩泣數行下會積雪恒
陰詔求直言同手疏請朝兩宮立沂王爲太子疏未上
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沮之不聽復諷禮部尚書胡
深潔縮首咋舌曰作死作死同竟上之詔朝廷集議時
章懋爲儀制司郎中發憤亦具封事陳修德興災十四
事其一謂太上皇帝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
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
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請復

光緒致變

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于儲官。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災沴可消矣。疏入。已晡時。帝讀畢。大怒。日已暝。官門已扃。乃傳旨自臬隙中出。命錦衣衛。即時捕送入獄。明日加訊。無所得。又明日。大施拷掠。已無完膚。辭連鍾同。迨至復下苛拷。迫令服。通南內。皆不服。乃用炮烙之刑。又不伏。更益窮治。慘酷必欲致死。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止。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在憂中。亦上疏言復儲事。留中不報。既而赴京。領關勘合。早朝。上忽念莊往年有疏。與鍾同章綸復儲疏相類。遂縛至午門前。大杖。杖一百。瀕死。謫定羌驛驛丞。因是命錦衣

宋庭骨
人所難
也况有
物之中
其觸怒
而亦身
也可惜

術封巨挺六擇六壯卒就獄中痛杖鍾章各一百每五
杖易手鍾尤瘠杖至二十已僵不動杖畢久之乃甦衆
以手扶入獄中又禁不與酒既而同卒于獄骸掩園土
莫敢收葬時兵部觀政進士楊集以鍾章下獄上書于
忠肅曰姦人黃玆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
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愛而不思所以善
後乎脫二公死杖下而公坐享富貴奈清議何謙以書
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
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時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
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

不怒而又
以賢人
中不易得

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于所
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
灌鐵。帝怒。黜爲雲南衛經歷。滿戍鐵嶺衛。御史滑縣
某亦言南城多樹。事係叵測。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
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正
凌刑。召薛瑄爲大理寺卿。先是瑄爲王振所陷。落職
家居。已巳之變。以薦起爲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
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瑄獨不往。
英賢之。至京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蘓松
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柱

得此編經
數老摺當
國家庶几
有賴

鎮守兩廣
始此
古人竟委
雄崖之封

按其事坐以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辦之獲
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勅儒臣纂修宋元
史書做朱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爲一書
○是秋復勅禮部纂修天下地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
分詣天下蒐採○詔班君鑿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
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切要者三四
事集爲鑑古錄上之 上覽此不省問中官王誠等曰
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 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乙亥景泰六年正月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
三月迨南雄知府劉實下獄實以廉實著聲及知南雄

于其情

廣羅水
搖駭

不肯私一錢而朝使至復無重賄遂爲朝使所劾迨至
京上疏自辨上亦不復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總
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瀧水倭賊破之時瀧水倭
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倭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
召廣西狼兵與僮人及官軍抵入徃巢斬獲甚衆

瀧水羅傍倭賊自馬恭襄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初
韓雍復再征之至今八十餘年無復議征者夫此瀧
水羅一帶乃吾郡縣內地距德慶州地僅隔一江去
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奈何坐視其阻
截江面爲肘腋之患霍文敏公縉謂羅傍瀧水之賊
有司不肯議征美不能征不肯征也若調發兵遣舍
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潯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
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順流
而下且縱火盡燒其林木使之無所蔽藏羅傍瀧水
之賊反軍可平也嗚呼馬恭襄韓襄毅諸公何人哉

丙子景泰七年春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黃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二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嘗以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諸奉。適于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爲言所資用。一切上製之。至輟尚膳醢醬蔬菜之屬。爲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爲漚。以和丸藥。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尋一。

箇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高汝柱曰予覽史紀我朝土木之變社稷之功惟于忠肅爲最烈然卒以謫逐其墳在西湖之麓翁仲噴响石馬參差徘徊覽之令人起敬凄然欲淚及詢公後嗣云無有于故錢塘人錢塘之于姓非向夫世常言積善餘慶以驗大道如左券不爽而獨與于公此理之不可曉者或云公名大重故造化忌之夫造化所忌忌其名浮于實者也少華之名從實而出造化豈真小見耶胡忌之爲雖然少保忠義貴于人心無論萍夷州里邑聚皆香火而崇奉焉是天下後世之人皆其子孫也又何必有子孫哉

京帝信任
于公不足
打負見知
人之則焉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于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欲補之倩門生楊宜向于謙爲請至于再四謙從之因中使言于上一日退朝召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用之將何後生秀木皆被他教壞了心術謀默不敢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派出決背左右竊聞而不悉有貞竟不知其故遂銜之

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雨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草免追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灰夫役聽民採取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捐其斗數借水次官舍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調工部尚書石璞為兵部尚書調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出理工部事時于謙以病在告朝廷欲求二人協同之淵在內閣與同官不協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高輅密擬內批調璞于兵部而以淵代之淵不知明日首出淵大恚失望

欽明舉人
自此始

璞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爲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

夏寰字通志成總裁纂修等官皆進秩有差○禮部尚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秋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闈例四方之士遊大學及依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太學士王儼侍講學士黃諫爲考試官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

亂宗朝大
班既退各
衙門官即
視事輪流
向前副使
政務少保
武舉正選
舊例

禍不測欲為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奏稱少保臣毅有

事聞上說因召至榻前具述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

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于命欲構考試官可乎由是

儼等得釋而瑛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

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為暴士稱屈失

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不報○西湖水竭

十二月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並論府

遺上遣大臣即訊削奪王護衛罪諸官察

丁丑天順元年正月景帝有疾羣臣武清侯石亨等

迎上皇復位時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

于忠肅不
諫乃儲一
前是其缺
百事而心
則苦矣當
景陵既決
所異惟忠
肅一人公
諫易得者
然已決之
意固不附
甲于是大
臣用心有
以不得自
明者往往
如是周公
之定管蔡
非難說此
深禱之詩
所以反腹

外憂懼在廷多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
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官其事漸泄旣而景帝病亟太
監興安諷羣臣復位舊東官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
惟王文之意不然陳術輩亦知之吏部侍郎李賢因會
議問學士蕭鉉鉉曰旣退矣不可再也文對衆曰今只
請立東官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矣十
一日早文武羣臣集于左掖門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
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
擇字衆從之奏上有旨不允且云待十月十七日視朝
識者謂奏辭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競傳王

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草奏候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舊太子正位東宮議乃定候出朝奏之○景泰帝疾甚都督張軫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老矣無能爲矣益聞之徐有貞軫亨等說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軫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軫等口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

乾象亟下附軌等耳。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可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則人不歸鬼也。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實并軌等莫爲知。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輒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貞大言。時至矣。勿

退薄南宮城門鐵鎖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與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雖無燈火輒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呼輒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遯屬車既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臺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坐鐘鼓齊鳴羣臣百官入賀景泰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

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哥做
好。上既復辟。卽日命羣臣入賀。改。景泰八年。爲天
順元年。有貞陞爲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明日陞
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是日有旨。逮少保于謙。王文及
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詔獄。石亨。徐
有貞等言其謀。迎立外藩。故也。○出前禮部郎中。軍輸
于獄。擢爲禮部右侍郎。○擢太常寺卿。許彬爲禮部左
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右侍郎。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與徐有貞同視事。高穀乞致仕。許之。

下陳循等
于獄者以
其知謙等
之謀也

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銍、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

高汝栻曰：天下無事，則庸人得以勢位而屈英傑；天下有事，則賢人得以議力而治不肖。猶之毛遂之獻血，韓信之登壇，宋廷清之奪袍，李景讓之舉杯，宋太祖之黃袍加體，雖公幹滿前拱手相讓，不復序爵矣。土木之難，于忠肅弟以少司馬，豈無公卿在其右者？而舉國聽其戎斧，無敢或諍，噫！其識力誠過人者矣。彼知功成，固定忌功，謀篡者反得以口舌而力沮之，甚可悲也。噫！毛遂延清輩，當其幸韓信少保等當其不幸，幸不幸之間，固有數焉。天實爲之，又何怨焉。

○論迎立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都督張軛爲太平侯，張輓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軛親並英國公弟軛改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試百戶。

即殺于謙
亦有何名
或者曰彼
罪不重則
此功不高
耳

意欲二字
定罪是其
須有故事

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謙王丈
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文江淵俞士悅項文耀免
成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爲
民初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輒楊善曰不殺謙等今
日何名獄遂決是時假奪門之功者變言官劾于謙王
文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則無顯蹟石
亨等揚言雖無顯蹟其意則有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
痛加拷掠王文不勝憤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辨但言亨
等已意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
字附會成獄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

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
意遂決謙與文等俱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皆發邊衛
充軍

高汝拭曰秦檜之殺岳王世以爲守金人之盟綜其
實不然殺岳者高宗之志也高宗志不在迎避聖而
檜知之耳英宗北狩郡臣疏請迎復至再三不報
虜首索人出迎至再四不報及送出都門竟無一介
行李而于迎駕勢窮情極遂至自入景帝之心可知
也乃語諸臣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及遣使
入虜又命曰若見也先等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
蓋欲激怒而絕之也當是時君臣大義骨肉至情豈
足動其聽哉亦休之默默耳若論于謙諸人功豈不
大然君父象屢普天恒痛而少保以社稷爲重權立
新主無語及於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取爾全耶少
保曾自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其言悲矣夫一
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向寤惟其所遇蓋吾心而已何
所不可漢魏當將率臣奉迎之請景帝不欲使少保

一言未必不信。其後易儲使少保以死諫。憲廟
未必出宮。非獨隱忍。兩顧不發。身死西市。飲恨無窮。
不可哀耶。○雙溪雜記曰。正統己巳。之二變。于謙以社
稷爲重。力排群議。選將練兵。坐摧強虜。光輔中興。厥
功非細。當時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危。功在社
稷。而豈虞殺身亡家之禍于後日哉。奈何于公效用
之日。正小人胸目之秋。故事機一變。于公子是乎。難
免矣。程篁墩謂于公之受誣。爲主于柄臣之心。和于
言官之口。裁于法吏
之手。斯固公論也夫。

以于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二人侍

于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

人也。臣每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爲指揮

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至四千餘人。○令

翰林官有帶東官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
○御史王翰伏誅翰吳人景泰中爲御史上疏勸易儲
與禁錮南城事甚力英廟復辟又數言易儲與禁錮
爲非是且力攻于肅愍及其黨不已英廟甚悅之時見
賞賜謂行將大用翰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度駕歷
朝章疏凡留中者俱在馬忽驟風飄一本死轉上前
取閱之乃翰勸景皇易儲及禁錮事急宣翰至翰謂
復蒙賞賜趨赴之及至上發示前疏曰此非爾筆乎
翰頰出血求死上命引出付法司誅之

高汝試曰翰仕

英廟則又媚

景皇則媚

景皇以傾英廟仕

英廟以傾

景皇邪佞反覆

巧于進

傳謂可長保富貴而烏知風雨飄流奸謀卑者立遺
誅戮豈非景泰在天之靈有所不甘而故顯此奇
異耶夫大臣所貴不賦心耳奸邪如翰縱無回風發
疏之事終身富貴至死彼其心寧無赧然于暗室屋
漏中也
可戒已

直在銓部
留意入才

千請斷送

○決自燕

爾約平身

近入蓋君

子人也

手足之情

何忍勝之

想道于後

夢之悠然

者耳

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乞致仕許之廉直子
儋爲翰林檢討濙子長寧爲錦衣衛世襲鎮撫

二月朔皇太后誥諭廢景皇帝仍爲郕王歸西內越

數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爲宣廟賢妃廢

皇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

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郕王薨葬祭

禮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睿皇帝 二十

○追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官其子啟爲知縣上
謂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及啟上疏請歸遺骸上
許之出園土歸塋時汲已久血漬腎間洗出倍鮮好後
隨恭愍○出草綸于獄爲禮部右侍郎綸在獄上嘆
曰好箇臣子爲朕家事受苦壽出獄中脫桎梏遂拜是
職○召前南京大理少卿謫陝西驛丞廖莊爲南京禮
部侍郎○召左都御史蕭維禎掌南京都察院召巡撫
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召南京督
儲副御史軒輅爲刑部尚書輅九疇二人皆廉介苦節
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會

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通政使叅議兼侍講呂原爲考試官，取夏積等三百人。

掌文淵有
自所自者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見臨在內
非入臣所

○授徐有貞奉天副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可掌○非
軍功何以

大夫，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詔舉庶

封爵
三代養老

民九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茹，又中百有四歲。

之政極重
禮而加敬

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

其行三代
之遺乎

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命吏部右侍

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

徐正在景
泰間嘗行

職，仍舊。○械前給事中譚戊鐵嶺衛，徐正至京，磔誅之。

阮械至京出糞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云遂劓于市○
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本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
文淵嘗告人曰吾草詔其中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
天下傳之子此屬對極工切既歸又告其親識 上復
位意文淵及禍必在旦夕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文
淵遂自縊死同鄉侍郎揭稽者謫官家居與文淵子主
事喬新構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喬亦奏稽
巡撫廣東時嘗荐黃竑及代竑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
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遂獲釋○巡撫大同副都御史
年富被石亨任參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

天下之爲
心者豈少
哉

王竑之爲
石亨等所
之也

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遣官體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
諭漕運右副都御史王竑爲浙江右叅政尋除名爲民
安置江夏○吏部尚書王翔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于
上曰王翔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
乃留之翔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隆官其子玠爲錦衣
衛副千戶○命景奉汪妃出居舊王府 景帝汪妃其
賢帝欲立懷愍妃執不可語帝曰如立吾子其若監國
之名何帝不從汪不悅及英廟復辟汪猶在官憲宗時

爲太子汪待之厚，深感之。曰：「當時事，我固詳之。嬪娘信聖哲，所以執禮恭而奉養備。」汪與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憲宗言嬪娘就養于此甚好，但居處不宜，或不安，乃言于上。遷之外王府。至太皇太后歲節，亦時邀入敘家人禮。汪既出，郡主尚在宮中。憲廟命朝選駙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上曰：「妹不肯嫁，怎了終身志念？雖好，實無結果。」乃強下嫁王氏。先是汪出未久，英廟一日入內帑，問太監劉桓曰：「記當日有一玉玲瓏，今安在？」桓言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上遣索，汪曰：「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聞于上者，言汪出所構甚多。

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萬以入。蓋汪山時宮中所有。悉取自隨。故所蓄甚厚。亦以憲廟庇護。故能爾。至是索然。英廟崩。汪稍稍言。玉玲瓏實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景雖廢。亦嘗爲七年天子。一係腰物。何忍必欲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于片玉。其第二番索時。實怒而擊碎。沉之井中耳。汪至弘治中。猶存。景奏薨。上欲令注殉葬。大學士李賢奏曰。汪妃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今隨去。情所不堪。况二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不宜在侍。初不計其母子之命。及山居王府。賢又曰。妃居舊

給之訓以
與石粉不
合故也
因初用人
專與群奉
其基次之
科日爲輕
今日不復
行存舉矣
自谷府廢
後來朝禮
紀玉是如
行之

府誠當但衣食用度不可缺。上曰朕則欲加豈可減乎。其母子保全不至失所文達大有造焉。○山東饑發太倉銀四萬兩賑之。○調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四月己巳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下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其實奉聞。○襄王瞻培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恭立己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敕取玉入朝禮待甚隆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

聚勳或詞
俱妙

英廟通記
王叔並題

槩以抵誣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避道爲臣
言王廉使寬乞奏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
裁察上立命雪槩比辭歸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
皇上省刑罰薄稅斂爲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敬受
教○並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旣崩振
益恣肆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右以
祝釐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今陷虜
中反爲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入官改爲京
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虜所做朕親

未悔為罪
是以他日
又有善言
辭之變也

文相續也

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鳳官刻木為振形
招覓以墓塑像于智化寺北祠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徐有貞既以僥倖得君乃欲悉裁去僥倖且性褊而氣
傲一時大璫曹吉祥及亨等多不悅之上方寵有貞
莫乘也會上多與有貞屏人語乃密令小豎伏座側
悉其語以告吉祥亨吉祥亨輒因間謂上曰上與有
貞言某某上驚若安得知之吉祥亨曰臣安從知第
有貞出示臣耳上由是疑有貞多漏泄然有貞亦私
矚上于石亭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為上微言其
貪橫狀上亦為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糾亨吉祥使占

民田不法事。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
合。乃獎瑄敢言。俾覆覈所侵田。于是御史張鵬等遂具
草悉糾亨等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以
告亨。亨馳訴于上。謂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猶子。
故結黨御史爲永報讐。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
面詰之。諸御史奏亨事俱有驗。上怒曰。事卽實。汝曹
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
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爲此。併鞫之。妾陷有貞賢于
獄。會是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
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翌日放出有貞等。

降有貞李賢皆叅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叅政御史盛穎
等調知縣瑄鵬俱請戍遼東鐵嶺衛蓋自曹石專恣有
貞輩欲遏其勢每沮其謀曹石銜之故起此大獄使非
感召天變如此之速縉紳之禍殆不止于此內閣學
士薛瑄致仕瑄兄曹忞橫日甚嘆曰君子九幾而作
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而歸大凡大臣感

關係匪輕當天順時內閣用徐有貞薛瑄許彬

二月陞李賢于徐薛上惟李賢儀度端凝得體薛雖學
行老成因奏對誤稱學生遂以失寵求退徐則容貌瑣
陋許則鄙劣放曠上始見徐有貞退諭左右曰徐有

貞可惜無福。一日朝退上東閣雪滑許彬失脚傾仆倒
流匍匐復上有貞俛首側項噙然而笑至東閣衆官會
揖後尤笑不已殊失觀瞻後岳正繼之進退盡言甚至
語唾鼻息涕濺御衣亦不自覺。上諭侍臣曰醒齷胡
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弃斥而李賢則始
終保全因憶正統中胡公澆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
落從容係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老成舉動自得
大體則威儀固德之符也蓋可忽乎哉。

六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內閣典機務正剛正傑慨聞
口論事以世務自許。上廉知其名王翱亦薦之召見

文華殿。上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

處。人曰順天府涿縣。上曰又是北方人。問治何經。曰

書經。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諭正曰。今用汝入內閣。卷

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拜

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亭。張軌自外入。遇之愕然

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時亭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

今內閣朕自訪見一好人。亭軌請為誰。上曰岳正。亭

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

兼翰林學士亭軌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

兼翰林學士亭軌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

受立不出
于亭軌所
以挽阻之
耳不明言
第以愛國
之辭也

呂原在
秀水人

試之果稱職未浼也。上默然命通政司左丞議兼侍

講呂原入內閣參預機務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復下徐有貞獄發雲

南金齒爲民先是有貞既降廣東參政石亨輩猶慮其

復起也必欲殺之令人僞詐奏疏毀謗朝政假養病給

事中李秉彝名以貌類者持上之命逮秉彝拷訊至死

不承緝補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

士權爲此而滅其蹟。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

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惡

刑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

大臣而甘
爲小人無
顧之計知
其必不出
此矣

廖道南
有貞心
險詐急
功名首
前選錄
卷門比
奸回所
忠尚金
之行亦
道耳

皓券纘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
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皓券。露其逆
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復風雨霹靂。破承天門。擊
後宮。上大恐。勅赦之。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奏有
貞作撰。制文竊弄國柄。日謂治水希。變神禹。敢以定策。
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斬。上以有禎犯在赦
前。得釋。編發金齒。爲民有貞。初遇異僧。受曆利支天。法
奉十母。皆有奇驗。至是。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
是憐于我。我且歸。而石亭盆死獄家籍。有貞以救還。里
又二年。吉祥之族滅。

有貞時。尚。其。負。其。於。謂。上。恩。表。必。且。召。而。上。竟。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議。才。甚。于。有。貞。其。寬。有。貞。又。不。如。寬。于。謀。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殺。之。者。脫。乃。故。浪。山。水。間。頌。以。詞。翰。著。聲。竟。歸。爵。不。得。志。而。死。士。體。秦。州。人。博。經。羣。書。善。談。論。有。條。隸。詞。氣。慷慨。富。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遊。與。有。貞。尤。厚。故。事。業。擠。之。使。士。體。稍。休。于。威。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咸。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有。貞。自。金。齒。歸。貞。盟。士。體。亦。無。言。時。論。皆。重。士。體。之。義。而。薄。有。貞。焉。

特緝訪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石亨勅 上出榜募能
告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
上口焉致自有體式盜賊賣兵部燕究責法司豈

天子自出榜募之理且竟建進善之旌舜立辨誦之
木秦始皇護短拒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諭旨

二十一

聞。卒。至。上。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聽。聽。不。如。勿。究。時。曹。言。群。在。偏。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輒。致。仕。輒。以。曹。石。恣。橫。侵。官。稱。疾。懇。乞。致。仕。陛。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輒。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輒。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綵。帛。遣。之。○。逮。岳。正。繫。詔。獄。謫。戍。肅。州。時。亭。從。于。彪。與。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

帶命重罪已而又
時論論
非前殺念
之不待從
中捨之者
力耳

汝臬首置于何所其人不能對亨恨之正又開爲上
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爲節制上曰汝可以朕
意告之正遂詣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
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弊政謂姦邪蒙蔽醉
極切直亨聽大怒遂有飛語指謂謗訕內批降廣東欽
州同知道浙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
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疾遷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
拷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在宿傳舍手楷急氣
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爲正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
伺其熟睡謂正曰楷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整令熱以

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楷
刺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
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
至戍所。時傳有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
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輒
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
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
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

調許彬南京禮部侍郎。尋復出爲陝西叅政。○復謫前
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鐵

其府固有
綱斷何干
奇正實難
之無亦非
激揚天之
長耶

其所所以
得還乎和
所以得勝
全在此二

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患、鵬瑄
不從、復謫戍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
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以爲言。上重違
聖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惡有貞等、皆被譴斥、罵其私
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關。上不聽。與王朔謀
仍復賢內閣。

八月、黃定裝伯郭登爵謫居甘州。初、上陷虜時也。先

嘗權駕臨邊、徑逼京師、于謙使登謂之曰、賴宗廟

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其毋復。上銜之、故謫。

高汝斌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言。爲人君說也。非爲人臣。權衡于送往來者之間。可以是非語次也。若乃登岸而謝曰。國有君矣。所以消滅人之望。如分羹之對耳。直爲私議于君臣之間。可以是非爲動止哉。而一時迂觀之士。卒以爲口實。至使君父辱在旂。盧。坦然不問。祗獲爲重者。其可充髮乎哉。

九月朔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參預機務

景泰初召入內閣辦事。既以憂去。至是上御文華殿

召時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至文淵閣治事。

勅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時

石亨張軼輩。每退朝。頗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

輒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趨附之上。厭甚。召

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

日三楊後
觀推內閣
者惟是正
與時

體形如禹

與古權於
味有不以

感取財
者

國祿有補

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冝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
宣召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上自此親信賢
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爲用舍。

十月 上登翔鳳樓見石亭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

吳瑾曰此何人居瑾謝不知既而曰此必王府 上笑

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 上不應顧內臣裴

當曰汝聞若言乎亭橫甚睚眦中傷莫敢發其奸者○

擢監察御史林鷄爲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判楊浩爲順

德府知府時 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爲郡

守陛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及給鈔爲道里

此鎮宜酌
之式也

惟不拘許

格故才稱

曰其位以

自見

賈

一 時名臣楊浩、印景奉中、太學生上、疏諫幸陸驛祠
寺及請諫也。先執主之罪者也。
後累遷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遣行人曹隆齎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亭
用事頗欲邀名飾過其門客謝昭者傲張膚教蔡京招
楊龜山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因在內閣議事見李賢
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累薦
不起實淹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乃託賢
代草奏而上之數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何如賢對
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

聘隱逸若 陛下此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 上從之○
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爲太師言于也先日主
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平章所失帖
木兒爲太師哈刺怒欲叛也先也先荒于酒色又嫉忍
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怒聞哈刺且叛怒而欲攻之
恐不勝乃召哈刺子飲酒鴆之哈刺子嘔吐覺走出不
能行嚙指血染箭令其僕特告哈刺哈刺陽不知益加
敬順也先以爲長已也防稍懈哈刺于也先出臘時伏
衆襲也先也先倡狂戰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數十騎遁
哈刺半夜奔之與二親信走道中飢窘至一婦人所求

正清可折
邪謀

樂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知其爲也。先追殺之。
李來猶王子爲雄。○哈刺旣殺也。先李來尋殺哈刺。而
立小王子爲可汗。李來又殺小王子。數來近邊求食。傳
言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召李
賢問曰：如何。賢對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
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卽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
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
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篡。亡國之物。不足爲寶。上然之。
乃罷巡邊。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先是于

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見。且曰：景泰間任于謙。又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甚。何得賂之無筭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寃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乃爲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輒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于是上深啣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太平侯張賜卒。

賜初名輒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其失機罪不可用景泰帝之自是賜與亭章恨謙最深既奪門復關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梈極其同逆併殺之梈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梈過耳

歸家發病死

戊寅天順二年正月 上郊天後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做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 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上聖烈慈壽 皇太后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庶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

有爲其宗親求恩澤者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

足矣 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

請于 太后數次方允。上不樂者累日。有何功于國。家。溢。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且。有。于。國。憲。吾。不。能。救。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 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爲侯。太后知乎。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悔。曰。侯爲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爲例耳。上曰。然。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皇子卿可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

時大監興
安榮信佛
教天下僧
徒聚京

師

方孝儒楊
士奇並非
由進士文
名擅一時

所見正統
以前尚不
尚資格此
殺非進士
不付翰林
翰林不

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

明白易曉可先講讀○嚴僧徒濫度之禁勅今後僧徒

每十年一度景泰間京師崇信佛教每三年度僧數萬

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曰陛下明見最

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勅內閣及翰林儒臣修大

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修天下郡

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及刻上

復位李賢等再修刊布焉

翰林實縉紳所居非確流可與景泰間各舉所私率
皆委靡昏鈍孱薄之徒因上命修志惟擇進士出
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從願補外職
上命吏部除之翰林為之一清

得人內閣
天

高代聘仰

可憐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上

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大感德屢召變故以語袁彬

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

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

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

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

爲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

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

馬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

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上召

李賢謂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

肆貪暴士卒罷疲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

爲不便只得依違今乃知其謬也卿爲朕舉進才能者

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

要人最急上曰卿與王朔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

于是定議以太僕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

府僉都御史李乘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

布政陳璽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遷

撫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叅政葉盛至京權右僉都御

時爲將先
信邳宋太

承事等料

皆戰屠賊

所盡所謂

破若八百

擒斬數萬

者其殆此

類與

殺會日爲

弟乞恩上

終不從賢

日真可謂

不私

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

害而兩鎮守將胡頌自異是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

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

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上命都督顏彪

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若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

還○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

客商事聞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

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

毀其店房家人抵法顯宗免罪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上謂李賢曰與弼當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上謂李賢曰與弼當

矣依然

再起皆穴

我大祖後

儼見此耳

誠帝王處

節

以伊傅聘

而以官祭

授與聘所

以不受耳

使當聘果

以伊傅聘

之與經然

皆之耶

皇明詩傳卷二十一

三十九

授何職賢對曰今東官講學正宜老成備者輔導之宜

授官條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驚異與弼具疏

辭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

如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上曰官

僚亦從容優閒不必辭于是賜以文綺羊酒柴米命太

監牛玉送至館上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

與弼終不就具疏三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弼謂

勅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

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

無不承寵與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得

無不承寵與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得

司馬過心
所謂不爲
小官而視
卿相之位
與弼臣之
耳
與弼他日
賦石亭旆
諸自稱門
下士何早
屈于權門
而傲視朝
廷若此

衰病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當大任倚勢不能行人，皆
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
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三
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詣賢乞回。賢爲言于上。上曰：果
如此，亦難留。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功褒嘉，賚以銀幣。
丁寧無忘者。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
膳乃命行人王惟善送歸。于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
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漳州布衣陳真晟詣
闕上程朱正學纂要。真晟字剩夫。初治舉子業。赴省試。
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務爲聖賢踐履之

學有功于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是用伊川故事，詣關上書，不報，乃歸。聞吳聘君與弱名欲往，見贊之行，至江西，張元贖編修止布衣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謂得程朱真傳。曰：謀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表朝理學之士。薛文清有陳克菴，通爲孫朝敬齋。仁。羅一峯倫。章楓山懋亞也。益一峯楓山，偏于述。爲高。陳白沙欲章，只一味禪會。莊定山某只是一箇詩人。與黃未軒仲昭言行皆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處一節，雖白沙亦記之。陳利夫只是一箇庸介之士。其學識比胡敬齋猶未及。鄒吉上，賀忠顯名臣，不必廁于道學。除非未學所敢議矣。楊方震錄所遺前有曹月川塔，後有何椒丘喬新，邵二泉實，羅整菴，欽願。

皆當續入

時以迎駕
為功者歟
窮所到上
初創從者
十之四五
繼而從其
二三日則
年凡百自
斷矣勢
不可以隨
漸非將帝
王駕馭之
法

時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屬曹吉祥。石亨等于預察之。無非私意。相權納賂。嘗于便殿屏人告賢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然。見于辭色。賢曰。于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最為良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上以為然。上一日與李賢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帝不降。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

雖事復之
論然見天
下後世婦
于時勢之
所必然而
伴功者無
所投其隙
矣

不願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
奪奪之一字尤非願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
帝左右先知此事事豈何足惜不審致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
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趨臣與
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勢擾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臣者
舊依然在職豈有微掠降出之事致于天象而羣臣之
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
之患國家太平之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

俱有深意
可味

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上曰：然由是益薄亨。亨生子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上意欲寵亨子，駢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山。上益疑亨。○上一日屏去左右，與李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

賢相

諸賢妄言者。上因疎賢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于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或謂賢招怨。賢曰。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鞫官盡數取回。李賢言于上曰。鞫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之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上曰。吾亦悔之。

後三載賢
吉祥反卒
倚此取股
鑿昭然

十月 上按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本朝稍

增治之闕四門。緣以周垣。律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于中。所以訓武也。是日長圍既合。羽毛畢集。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磨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上不許。復因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出不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于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爲獵所獲。遣人領進。上果令人密訪州縣。得其數。候至狀而黜之。○上一日與李賢言宦者。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譴亂。

小人朕初復位時，卽言于太后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斥之。及立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一日命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冕復言于太后曰：上欲隱之，及朕白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絕之最是。○虜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禦于柴溝，斬獲甚衆。既復入寇，欽連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獲馬駝兵仗倍于柴溝。上褒嘉之，遂有是命。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之二十一終

自孛來寇
皇明通紀
相繼入寇
而邊始無
軍旅